

DOI:10.13288/j.11-2166/r.2023.15.005

基于调中复衡理论运用滋水清肝饮治疗脾胃病

王一茗¹, 温永天², 卫裕晨¹, 马祥雪², 王风云², 唐旭东²✉

1. 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11号, 100029; 2.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研究所

[摘要] 认为脾胃病的基本病机为脾胃功能失调、气机升降失衡, 治疗时尤注重脾胃与其他脏腑的协调, 主张调整脾胃气机与其他脏腑的关系, 以达调中复衡的目的。临证常用滋水清肝饮治疗肝肾失调所致的脾胃病, 辨证紧扣肝肾亏虚、肝郁气结、阴虚火旺的核心病机, 取其滋肾疏肝、柔肝养阴、清肝泻火、补血安神之功, 并随证灵活化裁。同时强调身心同治, 配合心理疏导, 助患者排解不良情绪以改善脾胃病相关症状。

[关键词] 脾胃病; 调中复衡; 滋水清肝饮

脾胃病为临床常见病、多发病, 不仅涉及脾、胃本脏腑之病变, 还涵盖大肠、小肠、肝、胆等多脏腑疾病, 备受历代医家重视。中医脾胃学说滥觞于《黄帝内经》, 辨证法于张仲景《伤寒论》, 集大成于金元医家李杲《脾胃论》, 充实于明清李中梓、叶桂等诸多名医。现代医家董建华院士综合多年临床心得, 总结出脾胃“通降论”学术思想^[1], 在脾胃病临床诊疗中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我们传承董建华院士学术思想之精华, 在“通降论”基础上提出脾胃病辨证新八纲^[2]、脾胃病治疗之“调中复衡”理论^[3]等, 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脾胃病辨治理论。基于调中复衡理论, 我们临证主张抓核心病机, 重视整体观念, 治脾胃而不拘泥于脾胃, 并灵活化裁经典古方治疗脾胃相关病症, 如化裁滋肾疏肝之名方滋水清肝饮, 每每效验, 现将临证经验总结如下。

1 基于调中复衡理论从肝肾论治脾胃病

1.1 脾胃病治疗重在“通降”与“调中复衡”

董建华院士之“通降论”强调, 认识胃病要抓住生理、病理、治疗三个要素, 即生理上以降为顺、病理上因滞而病、治疗上以通祛疾, 三位一体。以胃为中心, 由胃及脾, 由脾胃联系其他脏腑及气血阴阳, 纲目分明; 胃病治则之二点论, 即既“脾胃分治”又“脾胃合治”; 胃病治法之一轴线,

即治胃必调气血, 以此贯穿其他治法。董建华院士主张治胃病重在“通”, 善用通降之法。他认为胃病产生的疼痛、胀满、暖气、恶心、呕吐、纳呆等症状均因胃气郁滞、失于通降所致, 恢复胃之通降是治疗大法, 消除气滞、湿阻、食滞、胃火等病理因素, 使胃之气机保持通畅下降, 血络流畅, 从而恢复脾胃正常功能^[1]。需要注意的是, 此通降之法并非一味单纯攻泄, 而是审因对症, 因势利导, 如病情属实, 则通降为主, 专祛其邪, 不可误补; 若病情虚实夹杂, 则通补并用, 补虚行滞, 标本兼顾^[3]。

我们在继承“通降论”基础上提出治疗脾胃病的“调中复衡”理论, 认为胃之通降功能正常乃脾气升清正常之前提, 强调治疗以通降胃腑为先, 降中寓升, 以调节脾胃气机之升降, 此为对“通降论”之继承发挥^[4]。调中复衡理论治疗脾胃病, 倡导升降相因, 降在先, 通降即为补; 纳化相协, 调为要, 上中下兼顾; 脾胃辨治, 论分合, 变理有侧重; 五脏调理, 土为枢, 平衡乃关键^[3]。

临证注重整体观, 认为脾胃病在病位上有三个层次: 一为胃腑自病或胃病及脾, 二为胃(脾)病及他脏, 三为他脏病及胃(脾)。治疗应注重脾胃与其他脏腑之间的协调, 通过调整中焦脾胃之气机和其他脏腑的关系, 使五脏六腑功能恢复平衡。脾胃病临床常见功能性病变多以功能性失调的症状表现为主, 炎症表现多较轻, 主要分为胃病、肠病及食管疾病。胃病一般包括功能性消化不良、慢性胃炎等, 肠病多见肠易激综合征、功能性腹泻、功

基金项目: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课题(ZZ13-ZD-02)

✉ 通讯作者: txdl@sina.com

能性便秘等,食管疾病以功能性烧心、反流高敏感及非糜烂性反流为代表。其中部分胃病、肠病及食管疾病实际上是由其他脏腑的失调影响到脾胃所致的,正如《景岳全书·脾胃》所云:“脾胃有病,自宜治脾,然脾为土脏,灌溉四傍,是以五脏中皆有脾气,而脾胃中亦皆有五脏之气,此其互为相使,有可分而不可分者在焉,故善治脾者,能调五脏,即所以治脾胃也”。因此,对于低度炎症和功能性病变为主的脾胃病,应重视调理脏腑功能以及脾胃与其他脏腑之间关系的调整,以助改善机体的整体环境。治疗上主张调中复衡,使人体整体机能恢复平衡状态,如滋水清肝饮所治疗的脾胃病即属肝肾失调累及胃(脾),正体现出调中复衡理论的整体观思维优势。

1.2 脾胃病从肝肾论治

滋水清肝饮具有滋肾疏肝之效,其治疗脾胃病遵循了脾胃病从肝肾论治的思想。该思想源于中医整体观及五脏六腑之生克制化规律,为历代医家论治脾胃病思想精髓,亦体现了通降论、调中复衡理论。

肝与脾胃关系密切。《素问·宝命全形论篇》云:“土得木而达”,叶桂《临证指南医案》云:“治脾胃必先制肝”,唐宗海《血证论·脏腑病机论》亦言:“木之性主于疏泄,食气入胃,全赖肝木之气以疏泄之,而水谷乃化”,以上论述均表明脾土发挥运化水谷之功能,需依赖肝木之升发、疏泄功能。脾主升,胃主降,肝主疏泄以协调脾胃气机升降,脾胃气机升降相因,则运化功能正常;肝气逆乱,横逆乘脾犯胃,木土相克,或肝气郁结,木不疏土^[5],则影响脾胃的正常运化,从而出现脾胃气机紊乱、功能失调等。

肝属木,肾属水,水生木,肾水为肝木之母,肝木依靠肾水滋养,如《类证治裁》言:“凡肝阴不足,必得肾水以滋之”。《医宗必读》中有“乙癸同源,肝肾同治”,亦体现了肝肾之间联系密切。精血同源,肾精不足,精不化血,则血无以濡养肝阴,致肝木失柔,横逆犯中焦脾胃。临床中脾胃病可出现因水不涵木、木失水养而致肝风内动,或肝阳上亢、肝气横逆中焦,而兼具肾阴不足之症。《医宗必读·乙癸同源论》云:“东方之木,无虚不可补,补肾即所以补肝……壮水之源,木赖以荣”,强调肾阴充足则水调木荣、肝体得养,提示治疗可滋肾水以涵肝木,寓补肝于补肾。因此,我们认为滋水涵木法为防止肝气横逆、损伤脾胃之重要方法。此外,脾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肾为先

天之本、阴阳之根,二者密切相关。脾运化水谷,化气生血,需依赖肾中精气之温煦蒸腾,而肾中精气又赖脾所化生之气血以充养,二者相互配合,维持生命的正常运行,正如《景岳全书》所言:“脾为五脏之根本,肾为五脏之化源”。故而临床中对于脾胃虚寒或脾肾亏虚者可补肾以实脾,即以先天生后天,达到治疗脾胃病之目的。

2 滋水清肝饮,肝肾同调

滋水清肝饮最早载于《医宗已任编》,是清代名医高斗魁(号鼓峰)的临床验方,最初名为“滋肾清肝饮”^[6]。《医宗已任编·四明心法·二十五方主证》载:“疏肝益肾汤,凡胃脘痛,大便燥结者,肝血虚也,此方主之,逍遥散所不能愈者,此方妙。柴胡、白芍、熟地、山药、萸肉、丹皮、茯苓、泽泻,上方加归身、枣仁、山栀,名滋肾清肝饮”,并言高斗魁“熟于赵氏之论而独悟其微”,意指高斗魁立方滋肾清肝饮乃传承赵献可对六味地黄汤养肾滋阴之学说。清代吴仪洛《成方切用》言六味地黄丸“加当归、芍药、柴胡、枣仁、山栀,名滋水清肝饮”,赞“鼓峰造滋水清肝饮,取地黄丸之探原而不隔于中,取生黄汤之降火而不犯于下,真从来所未及也”。吴仪洛所论“滋水清肝饮”之组成与主治功效皆来源于《医宗已任编·四明心法·二十五方主证》之“滋肾清肝饮”,其因“肾”属“水”而误将“肾”作“水”,继而从吴仪洛《成方切用》之后,“滋水清肝饮”方名沿用至今。

该方取六味地黄丸合丹栀逍遥散之方义,方中熟地黄、山萸肉、山药为“三补”,滋肾阴、养肝阴、补脾阴;牡丹皮、茯苓、泽泻为“三泻”,清热利湿泄浊;上六味“三补三泻”,取六味地黄丸滋肾水、清相火之效。柴胡功在疏肝解郁,栀子配伍牡丹皮可清泻肝火,当归、白芍养阴柔肝,当归、茯苓、酸枣仁配伍可补血安神,共取丹栀逍遥散疏肝解郁、养血清热之用。全方重在肝肾同调,具有滋肾养阴、清热疏肝之功,补中有泻,寓泻于补,相辅相成,使肾阴得充、肝气得疏、肝火得清。

滋水清肝饮肝肾同调,常用于治疗病机属肾阴亏虚致水不涵木或阴虚阳亢者,在围绝经期综合征、月经过少、痛经、眩晕、痤疮、乳腺增生以及部分男科疾病如早泄、遗精等病症中均有广泛应用^[7]。脾胃与肝、肾关系密切,肝肾亏虚、肝木失柔、阴虚阳亢可致脾胃功能失调。我们认为,针对肝肾失调所致的脾胃病,治疗当疏肝理气、滋补肝肾之阴,从而调理气血以促进脾胃恢复健运,滋水清肝饮正适用于

这种情况。其寓补于疏，疏补并行，使补而不腻，疏而不散，以柔克刚，滋阴养血以濡润胃体，清热疏肝以畅脾胃气机，通过调整肝肾与脾胃之间的关系，使脾胃运化渐复，达调中复衡之目的。

3 滋水清肝饮治疗脾胃病的经验要点

3.1 紧抓核心病机，注重身心同治

我们临床观察发现，因肝肾失调而表现为脾胃失和症状者多为围绝经期女性及 60 岁左右男性，在精神高压人群中尤为常见。《素问·上古天真论篇》记载女子“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男子“八八，天癸竭，精少，肾脏衰，则齿发去，形体皆极”，年事渐高，脏腑渐衰，出现肝肾亏虚之象，同时持续精神高压致情志失调，肝郁气结，肝损及肾而见肝肾亏虚、阴虚火旺之态，此类脾胃病患者多伴抑郁、焦虑、失眠、盗汗等症。现代研究^[8]亦表明，胃肠疾病常叠加精神心理障碍，且胃肠道症状严重程度与焦虑、抑郁、紧张等精神心理因素明显相关，伴有精神心理障碍的患者胃肠道症状严重程度明显高于未伴有精神心理障碍者。

临证运用滋水清肝饮时，辨证要紧扣肝肾亏虚、肝郁气结、阴虚火旺的核心病机，如脾胃病相关症状伴见胁肋胀痛、口干口苦、脉弦、失眠、潮热盗汗、焦虑、抑郁等表现。可配伍紫苏梗、香附、陈皮、枳壳、香橼、佛手等理气和胃之品，党参、麸炒白术、薏苡仁等补脾益气之品，增强健脾助运之力，从而改善不良情绪并缓解脾胃症状。关于药物剂量，常重用炒酸枣仁 30 g，配合熟地黄 15 g、当归 10~12 g、白芍 15 g、山萸肉 10 g、茯苓 20~30 g、柴胡 8~10 g、炒栀子 12 g、牡丹皮 10~12 g。而泽泻利水泻热力强易伤阴，山药有滞气助湿之弊，故一般减去不用。

此外，临证中强调身心同治，除运用滋水清肝饮外，更应注重倾听与沟通，给予患者一定心理疏导，助其排解不良情绪，促进脏腑功能恢复，缓解胃、肠、食管相关的不适症状。

3.2 随证灵活化裁，寒热调和适宜

临证根据具体情况随证灵活化裁。肝旺阳亢者，加钩藤 20 g、珍珠母 30 g 平肝镇肝；伴头晕头痛明显者，加川芎 12 g 行气开郁止痛；肝气郁滞者，加香附 10 g、木香 10 g、枳壳 12 g、乌药 10 g 行气宽中；若肝郁致胃脘疼痛明显或伴胁痛胁胀明显者，加延胡索 10 g、川楝子 8 g 行气止痛；肝胃阴虚或胃阴不足者，加天冬、麦冬各 12 g 养阴益

胃；脾气虚者，加党参 15~20 g 或黄芪 15~20 g、白术 20 g 健脾益气；肝肾亏虚明显者，加女贞子 15 g、墨旱莲 20 g，取二至丸之意以滋补肝肾；脘闷不舒、纳呆者，加佩兰 12 g 醒脾开胃；胃脘嘈杂者，加海螵蛸 30 g 或煅瓦楞子 30 g 制酸和胃，以及黄连 6 g、吴茱萸 2 g 取左金丸之意以清肝降逆；若脾胃虚寒伴见大便稀溏者，加炮姜 3~6 g 散寒温中；大便干且排便不畅者，加瓜蒌皮 10 g、枳实 12 g、大腹皮 15 g 行气下气以助通便；失眠明显者，加柏子仁 30 g 养心安神；食积腹胀者，加炒神曲、炒山楂各 15 g 消食化积；胃镜下胃黏膜充血、糜烂明显者，加三七粉 6 g 冲服止血散瘀；胃炎伴广泛肠化甚至伴低级别异型增生者，提示有癌变可能，加藤梨根 20 g 清热解毒以预防癌变，现代研究表明其含有谷甾醇、槲皮素等多种抗癌活性成分，可抑制胃癌细胞的增殖与迁移、诱导细胞凋亡^[9]，从而发挥预防癌变的作用。

由于滋水清肝饮整体药性偏凉，若患者平素脾胃虚寒，服之可能出现大便稀溏，同时影响食欲，加重胃肠不适症状。针对此类情况，可配合中成药香砂平胃颗粒餐后服用，每次 10 g，每日 3 次，以其温中理气、健脾燥湿之功制约滋水清肝饮之寒润，以期寒热调和平衡，加速疾病向愈。

4 病案举隅

患者，女，52 岁，2021 年 8 月 12 日就诊。主诉：胃脘部胀满不适 1 年余。患者平素易急躁易怒，1 年前生气后出现胃脘部胀满不适，后症状时发，未行治疗。2021 年 4 月 16 日胃镜检查示：慢性浅表性胃炎。刻下症见：胃脘部胀满不适，餐后明显，伴暖气频多，偶有反酸，易自汗，乏力倦怠，心烦，无烘热、盗汗，头晕头胀且午后为甚，知饥但食量一般，入睡困难、1 h 内难以入睡，夜眠 6 h 左右、易醒欠安，小便可，大便每日一、质先干后软溏；舌体胖，舌淡暗而舌尖略红，苔薄白，脉沉细。西医诊断：功能性消化不良；中医诊断：痞满（肝肾亏虚、胃阴不足证）。治以滋肾疏肝、清热养阴，佐以健脾和胃，方选滋水清肝饮加减。处方：北柴胡 10 g，白芍 15 g，熟地黄 15 g，山萸肉 10 g，牡丹皮 12 g，炒栀子 12 g，炒酸枣仁 30 g，当归 10 g，党参 20 g，麸炒白术 20 g，麸炒枳壳 12 g，砂仁 8 g（后下），黄连 6 g，炮姜 3 g，海螵蛸 30 g，钩藤 15 g（后下），香橼 12 g，炙甘草 6 g。14 剂，每日 1 剂，水煎服，于 14:00 至 15:00、睡前 30 min 至 1 h 各服 1 次。配合中成药香砂平胃

颗粒餐后服用, 每次 10 g, 每日 3 次。嘱患者规律饮食及作息, 保持心情愉悦, 下午或傍晚适度运动。

2021 年 8 月 26 日二诊: 胃脘部胀满不适及暖气、反酸明显好转, 乏力倦怠、自汗、心烦、头晕头胀较前减轻, 食量稍增加, 睡眠明显好转, 现入睡正常、夜眠 8 h 左右、较安稳, 大便每日一行、质调; 舌淡、苔薄白, 脉弦细。效不更方, 继予初诊方 14 剂, 嘱此次服药后若无明显不适症状可停药, 不适随诊。

后患者未再复诊, 2022 年 1 月电话随访, 胃脘部胀满不适未再复发。

按语: 本案患者中老年女性, 肝肾渐亏, 平素情绪急躁易怒, 肝气横逆, 乘脾犯胃, 致脾胃气机阻滞, 故见胃脘部胀满不适、暖气、反酸; 肾精不足, 水不涵木而肝阳偏亢, 故见头晕头胀; 肝肾亏虚, 木失水养, 加剧肝气横逆脾胃之势, 致气郁内热, 损伤胃阴, 故见饥饱食量一般、心烦失眠、乏力倦怠等阴虚内热之象。结合舌脉, 辨证属肝肾亏虚、胃阴不足证, 正符合滋水清肝饮之核心病机。方中柴胡、白芍一散一收, 疏肝行气、柔肝止痛; 熟地黄、山萸肉滋肾养阴; 炒栀子、牡丹皮、黄连清肝泄热; 党参、白术、炙甘草健脾益气; 枳壳、砂仁、香橼理气和胃, 海螵蛸制酸和胃; 炮姜守而不动, 温中补虚, 以防寒凉太过; 患者心烦失眠, 故以当归、酸枣仁养血安神, 头晕头胀则加钩藤清热平肝潜阳。因患者胃脘胀满明显, 故去山药以防其滞胃中之气; 小便可, 故去茯苓、泽泻渗湿

利尿之品以防伤阴太过。同时配合香砂平胃颗粒以健脾温中燥湿, 助寒热调和。二诊时患者诸症皆有明显改善, 治疗有效, 故守初诊方继续巩固治疗。本案患者胃肠疾病以功能性失调为主, 临证紧扣肝肾亏虚、胃阴不足之病机, 运用滋水清肝饮肝肾同调, 疏补并行, 通过调肝肾以理脾胃, 改善机体整体状态, 达调中复衡之目的, 则五脏安和, 疾病自愈。

参考文献

- [1]唐旭东. 董建华“通降论”学术思想整理[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1995, 18(2): 45-48.
- [2]唐旭东, 马祥雪. 传承董建华“通降论”学术思想, 创建脾胃病辨证新八纲[J]. 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 2018, 26(11): 893-896.
- [3]张北华, 张泰, 王风云, 等. 脾胃病治疗中的“调中复衡”理论[J]. 中医杂志, 2021, 62(9): 737-742.
- [4]王风云, 张北华, 苏博, 等. “调中复衡”理论的内涵及其在脾胃病治疗中的应用[J]. 中医杂志, 2021, 62(11): 930-933.
- [5]张硕, 张庆祥. 张珍玉从肝论治脾胃病经验探析[J]. 辽宁中医杂志, 2022, 49(7): 41-44.
- [6]卓毅. 滋水清肝饮方考及正误[J]. 中医文献杂志, 1997, 15(4): 20-21.
- [7]李燕, 郑树霞, 胡佩玲. 滋水清肝饮的临床应用进展[J]. 四川中医, 2022, 40(7): 213-217.
- [8]PINTO-SANCHEZ MI, FORD AC, AVILA CA, et 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crease in a stepwise manner in parallel with multiple FGIDs and symptom severity and frequency[J]. Am J Gastroenterol, 2015, 110(7): 1038-1048.
- [9]郭世威, 陈锦芳, 胡兵. 藤梨根抗癌成分及其作用机制[J]. 中华中医药学刊, 2023, 41(5): 160-163.

Zishui Qinggan Beverage (滋水清肝饮) in the Treatment of Spleen and Stomach Diseas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egulating the Center and Restoring Balance

WANG Yiming¹, WEN Yongtian², WEI Yuchen¹, MA Xiangxue², WANG Fengyun², TANG Xudong²

1. Graduate School,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2. Institute of Spleen and Stomach Diseases, Xiyuan Hospital,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ABSTRACT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basic pathogenesis of spleen and stomach diseases is the dysfunction of the spleen and stomach and the imbalance of *qi* flow. The treatment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spleen, stomach and other internal organs, and tries to adju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i* movement of the spleen and stomach and other internal organs, in order to regulate the center and restore the balance. Professor TANG Xudong has used Zishui Qinggan Beverage (滋水清肝饮) in patients with spleen and stomach diseases due to liver and kidney disharmony, according to the core pathogenesis of liver and kidney depletion, liver constraint and *qi* knot, *yin* deficiency and vigorous fire, as this formula has the function of nourishing the kidney and soothing the liver, softening the liver and nourishing *yin*, clearing liver and draining fire, supplementing blood and calming the mind, and flexibly modified the formula based on the syndromes.

Keywords spleen and stomach diseases; regulating the center and restoring balance; Zishui Qinggan Beverage (滋水清肝饮)

(收稿日期: 2023-03-07; 修回日期: 2023-04-18)

[编辑: 姜冰]